

茶

□谷安芹

我小时候是不喝茶的,茶有什么喝头呢?黑漆漆的几根茶叶棒棒,丑兮兮的,开水一冲,水都成了黑棕色。待小心翼翼地凑上去,小小地抿一口,满嘴竟都是涩涩的、苦苦的,败叶的味道儿,这茶有什么喝头?于是,半咧着嘴勉强咽下那一小口儿,就躲得远远的了,这茶苦兮兮,确实无甚喝头!而父亲却喜欢,笑着端起茶碗,酌一小口,轻声道:“好茶!”父亲喝茶,怎就品出来苦涩中的“好”?待到把茶冲开,茶水变浅,我还是可以喝上几碗的。在我的眼里,这时的茶才叫茶,这时的水,才叫水。水中叶子舒张伸展,完全是叶的形状,颜色也显现出叶的色泽,茶水的颜色也呈现出清淡的琥珀色,清亮亮的透着高雅,轻轻一嗅,茶水竟褪去了叶的苦涩,舌尖喉头,萦绕回旋着的竟是一种茶的清香……实话说这叫“溜茶”,是我们这里的叫法,还说:喝溜茶,不挨吡咕,不知是何原因?

寒冷的冬天,一家人围着小火炉,放上茶壶,摆上茶碗,水开冲茶,茶好入碗,不紧不慢、不急不缓,徐徐而来,如普通人的生活,按部就班,缓急有序!冬天里闲暇,邻里大娘来一个,婶子来一个,或大伯来一个,二叔也来一个,或……有时竟也是一屋子人!水是新烧的水,炉是旺旺的炉,茶是新买的茶,碗是洗净的碗……父亲笑着,“今晚你们来了,咱沏上一壶好茶!”“咋的?十两一斤的?”二叔瞪着眼睛故意问。“还真不是,是十六两一斤的呢……”父亲也瞪着眼睛故意应答……哈哈,欢唱的笑声张扬

麦地里的土壤非常松软。元宵前夕,华北平原迎来了第四场大雪。俗话说“打了春的雪,狗也撵不上”,田野里已经难以寻觅雪的踪迹。绿油油的小麦苗,些许泛着淡淡微黄,自脚下伸向远方。

零零散散的鸟鸣散落在田野上,显得格外的空旷。鸟儿一跃而起,划过天际,有白色的,棕色的,黑色的,而我只认识那黑色长尾巴、叫声悠扬的是喜鹊,它们很少成群,往往是独自在麦地与杨树枝头之间飞翔徘徊。

顺着小路一直走,就会被无名的小沟渠拦住。它的阴面还藏着一长细条的白雪,起初与天空并行,最远端相交于一点。谁能想到曾谱写漫天壮丽飘洒雪景的一份子如今竟蜷缩在此,与它相伴的是枯萎的芦苇和被抛弃的玉米秸秆。

我便顺着沟渠岸边继续漫无目的地走向远方,忽然一只野鸡“噌”地飞起,把芦苇扑腾得来回晃动,刺耳的叫声遍及四处,叫得我心里发慌。小时候常听母亲谈起,野鸡的警惕性非常高,它们常躲在久久无人打理的柴禾垛下,又或是被厚密的芦苇挡得严实的干涸沟底。即便如此,稍有声响也会极力飞起。

□李哲

冬春交汇的田野

得满屋子都是!

“今儿赶集,买了半斤茶,老主顾了,竟送了一壶好茶……让我尝一尝……这可是三十元一斤的茶!他就给我包了这一小包儿,够一壶,今晚咱沏上……”“嗯嗯!沏上!沏上!咱尝尝……要是好喝,下次赶集,咱就买三十元一斤的……”“你啊!中计了!你这傻老哥儿!”“不管他,咱先尝尝这十两一斤的……”“哈哈……尝尝……尝尝……沏上……沏上……”炉旺,水热,家长里短,说说笑笑,竟也一屋子的热气,还有一屋子的热闹!夜渐深,院子里竟落了一地的雪花,婶子、大娘起身,大伯、二叔起身,回家,踩着一地的雪花,吱吱嘎嘎……吱吱嘎嘎……

在寒冷的冬天,坐个小马扎,围个小火炉,喝杯气腾腾的热茶,即使粗放的“牛饮”,又有什么关系?即使喝出“呼噜呼噜”喝粥似的声音,那又有什么关系?最多就是婶子或大娘调侃一句“你听听,又把茶喝成热粥了,这呼噜呼噜的……”最多也就是在热腾腾的屋子里激起几阵笑的浪花……要不呢?还能怎么着?

偶尔,母亲也往浓茶里抓放一把白糖,我是不敢喝的,一是不敢喝浓茶,又一不敢喝加白糖的浓茶……那能是什么味道?我不好奇,也不敢想象,以致后来喝到奶茶,才知道母亲当年的创意是多么的超前。

奶奶是非茶而不喝水的,喝点米粥也行,但大多是喝茶的,就是别人不喝,也给自己沏上一小壶……有时,竟也笑眯眯地端

麦地里,只有农作物是农民的财产,除此之外皆是野外生灵的领地。天空是它们的,无人看管的田地是它们的,一切都是它们的。鸟儿时常立在墓碑之上或是坟头,可对于它们而言,那就只是一块石头和一处土堆的区别。

冬去春未来之际,大地正当贫瘠,生灵无处觅食,而坟前常放着祭祀扔进火里的食物残渣。当灰烬随风而逝,留下了与泥土融合的灰底子,以及食物。鸟儿们一定对此感到疑惑,为何冬季在野外会有香蕉和苹果,这将是—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。此时,两只家鸽正落在田野中,大腹便便地游逛着,胖咕隆咚的体态与这里格格不入。田野里的生灵大都是精瘦的,瘦瘦的喜鹊,瘦瘦的野鸡,瘦瘦的野兔。

一路向西,和夕阳一个方向,我低头走路,忽然见得一处陌生的水井,思绪又随之飘远。农村的孩子从来不敢独自在田野里游逛。大人们为达此目的,从而杜撰了一个悲剧故事,“隔壁村子那个不听话的孩子贪玩掉下去被淹死了”,这几乎是所有农村孩子的童年噩梦。

比水井更可怕的是高压线,每个村子也同样流传着一个相

给我父亲尝尝……奶奶是绝不喝白开水的。那时我愕然,茶竟这么好喝?颜色丑,味道也不美,加了糖的,更是怪异……可这茶竟被奶奶喝成了日常!

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也慢慢喝起了茶。洗净茶杯,玻璃的最好,滚开的水烫一下杯子,提壶注满,三指合一,捏一小撮儿,放入水中,茶夹?先不用,我喜欢用手指触碰茶叶,用指尖感受它的细紧和直挺,用指尖感受它的如眉、如峰、如针、如剑……少放……少放,我是不喜喝浓茶的!就七八粒茶叶吧!水中一放,直立如花朵,待它飘浮、翻转、慢慢伸展,又如一个个舞动在水中的精灵。茶香若兰,馨香扑鼻而来,茶色晕染,或碧绿、或苍翠、或青绿、或绿润、或黄绿,又或杏黄清澈、再或金黄油润,清莹明亮,熠熠生光;茶香纯正高鲜,或清幽幽长、或高洁优雅、或清馨绵长;滋味或浓爽、或醇厚、或甘鲜、或醇和……初饮涩涩,数秒间,甜润之感突由舌根萌发,四散开去,直击周身的每一个细胞,每一个神经末梢;饮毕,绛唇皓齿间,芳香弥漫,回味无穷,沁入心脾!我才明白,只有静下心来,小小酌,慢慢饮,才会从茶的苦涩中品出茶的甜润与清香,才会品出醇厚与绵长!人生浮沉,几经曲折,当岁月渐趋宁静,才知晓生命该有豁达与从容,自如与镇定!

茶醒只在茶前坐,茶醉换来茶下眠,半醒半醉日复日,茶浓茶淡年复年,但愿醉倒茶香间!这茶——竟这么有喝头?!

关的悲惨故事。好奇心重的孩子对高处尤为着迷,见了土堆要爬,见了树要爬,在麦地里也要走在田垄上,这样的习惯难免被引申到随处可见的高压线上,尤其是不安分的孩子们凑在一起时,带有难度且不计后果的挑战使其有了发生的可能。

自小我常望着电线杆纳闷,为何鸟儿全然不怕?奶奶告诉我,它们本就属于天上,天上的东西它们都不怕。当然,这不是科学答案。直到初中物理课,我才得知了火线和零线的知识,终于解了惑。

如今抬头远眺,高压线的大铁架正如层层围墙,环绕着村子,远处有,近处也有,将田野的天空占得满满的。回头望向村庄,它正安静地趴在一片毛茸茸的绿色之中,橙红色的夕阳为它留下了一天内仅剩的温度。

雪虽未全部融化,可风已经有了春的气息,生灵与我一同充满期待,麦苗期待不久而来的春雨,芦苇期待四月的黄河水,鸟儿期待春日的暖风,农民期待着一年两季的丰收,一切生命都在期待中迎接明天。有了期待,生灵才不惧岁月漫长,时刻沉浸在喜悦之中。

老豆腐

□顾召营

自我记事起,家里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碗老豆腐。那白嫩的豆腐,浇上一勺浓郁的卤汁,让人垂涎欲滴。每当我闻到那熟悉的香味,就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。

小时候,我总是喜欢看着母亲制作老豆腐。她会精心挑选上等的黄豆,然后用清水浸泡,让它们膨胀变软。接着,母亲会将泡好的黄豆磨成豆浆,再用滤网过滤掉豆渣。煮豆浆的时候,母亲会轻轻搅拌,防止糊底。豆浆煮开后,加入石膏或者卤水,搅拌均匀,让豆浆凝固成豆腐脑。然后,母亲会将豆腐脑舀到模具里,压上重物,挤出多余的水分,就成了老豆腐。

老豆腐的制作过程虽然看似简单,但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最终的口感和质量。母亲总是用心地对待每一个步骤,确保做出的老豆腐口感细腻、豆香浓郁。

每当家里来客人时,母亲总是会端上一碗老豆腐,作为招待的佳肴。大家围坐在餐桌旁,品尝着老豆腐的美味,谈笑风生。那时候,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道家常菜的特别之处,只觉得它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离开了家乡,去到了其他城市。在外面的世界里,我品尝了各种美食,但却始终找不到那碗老豆腐的味道。我开始怀念母亲做的老豆腐,怀念那份家的温暖和味道。

现在,每次回到家乡,我总是会第一时间去寻找那碗熟悉的老豆腐。当我再次品尝到那熟悉的味道时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。老豆腐不仅仅是一道美食,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,将我与家乡、与母亲紧密相连。

又是一年,花快开了,我想再次回到家乡。品尝母亲亲手做的老豆腐。

老豆腐,那细腻的口感和浓郁的豆香,是我童年的记忆,也是家的味道。无论我走到哪里,那份对老豆腐的眷恋都将永远留在我心中。



文学